

◎ 山 风 著

监狱文学故事系列

越 狱

—— 监狱文学故事系列 ——
—— 越 狱 ——
—— 监狱文学故事系列 ——

南京出版社

山 风 著

监狱文学故事系列

越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狱/山风著. —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0718-363-1

I. 越... II. 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4534 号

书 名 越狱

作 者 山风

出版发行 南京出版社

社 址: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210018

网 址:<http://www.njpbs.com>

联系电话:025-83283871(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电子信箱:webmaster@njpbs.com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28 千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8-363-1

定 价 25.00 元

南京版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1

凤凰监狱，高墙电网岗楼铁大门，崔海燕对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生疏。崔海燕生于监狱民警家庭，在监狱长大。在孩提时代，当时的犯人在大墙内外作业，犯人经常出入民警生活区，上门送农副产品，为民警提供劳务。可以不夸张地说，他是从犯人怀里落地走路的。成年离开监狱到公安部门做了一名刑警后，每年，他零星回到监狱探望父母；直至离退休的双亲先后去世，他对监狱的记忆渐渐模糊。他下海驰骋搏杀于商场多年，几乎没有监狱印象了。

伫立监狱厚重铁门前，崔海燕低垂戴铐双手翻江倒海，心潮澎湃，目光呆滞。“走！”武警一声呵斥，崔海燕才挪动沉重脚步，在荷枪实弹武警和看守所民警羁押下挪进监狱大门。听着背后咣当铁门声响，他木然地放慢脚步，短暂地环顾四周，在后面的犯人推动下机械地跟着前面犯人往前挪步。第一去向崔海燕是清楚的，是医院。接受例行检查后该往哪走，他也清楚——新犯入监和集训队，那是令人毛骨悚然之所。自打他有记忆开始，从父辈嘴里没少听说过那是专门整治新犯和不遵守规矩老犯人的地方。老犯人宁愿在中队吃一顿电警棍也不愿到那儿去遭罪，都知道去一趟准得脱一层皮瘦一圈瘦骨嶙峋回来。如今，是不是如外界报道的文明执法，没有了往日地狱般的阴森？崔海燕心有余悸地想着。

“崔海燕！”一名矮胖腆着肚皮的老犯人念着名单，皱皱眉头，“像个女人名字嘛！”

“到。”崔海燕应声，但没老犯人响亮。

“没听到。崔海燕！”老犯人似乎不满意崔海燕应声。

“到！”崔海燕一眼看出老犯人是入监队大组长，否则他没那么

牛。他提高嗓门回答。

按照指定位置放好自己行李坐在板凳上，聆听大组长的训斥后，挺直腰板等开饭时，他还在盘算着什么时候接受大组长等老犯人的修理呢。虽然，看守所时光刻骨铭心，让他的意志得到了强力磨炼，应该有接受监狱老犯人给予洗礼的心理承受能力，然而，他仍是忐忑地等待那个时刻到来。在接受集训监区教导员谈话后，他却受到优惠待遇，没有一名老犯人骚扰，包括那名横眉冷目的大组长冬瓜，白让他小心戒备了几天。

平静背后是什么呢？他曾经为此思考。当时找他谈话的教导员是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一副老管教面孔，冷峻如冰。这副面孔足以让新犯人发毛，而他心无旁骛规规矩矩坐在小凳子上，等待教导员走程序。了解犯人基本情况后，教导员态度和蔼地说：“崔海燕，我看过你的档案，你曾经做过警察？”

“报告教导员，下海前我做过刑警。”崔海燕毕恭毕敬如实回答。

“哦！”教导员肃然起敬，“原来是同行。”

“报告教导员，不仅如此，我在监狱长大。父亲是南下老革命，在监狱干到离休……”得到教导员恩宠，崔海燕主动介绍起自己身世。

“你在哪家监狱长大？”

“白马监狱。”

“白马农场？我知道了。”教导员知道那是一家农场监狱，离省城有两个小时的路程。“除了太太和儿子，没有兄弟姐妹？”

“报告教导员，我是独子。”

教导员给了一通认罪服法积极改造早获新生教育后，结束了曾经同行间的谈话。

大概是因为出身和曾经是警察背景的缘故，教导员特地交代，才有他今天平静的待遇。所以，对那些遭勒索或遭调教的新犯，他有些熟视无睹麻木不仁起来。冬瓜来巡视时，他偶尔懒洋洋地说声



“大组长”就不再献媚。冬瓜好像不在意他与众不同的态度，面无表情地点头，有事训话没事就走人。出操队列是每名新犯人必须过堂的项目，好在崔海燕干了十来年的刑警，积攒下扎实基础，比其他新犯规范和耐受，有的时候，体力充沛时还主动多跑几圈。冬瓜像一团肉球滚来，悄悄问崔海燕：“你不想不想留在入监队啊？”

“大组长，干吗呢？”
“留下来跟着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还能多减刑。”
“为什么会看中我？”崔海燕没有意外的惊喜，他望着四周环境。
“冲着你过硬的身体素质和结实身子骨，我喜欢，警官也喜欢啊。想留就说一声！”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啊！你以为什么？”
“谢谢大组长。我考虑一下。”

大组长然而二十天下来，冬瓜也没等到崔海燕答复。他找崔海燕单独谈话。
“崔海燕不亢不卑地问：‘大组长，找我有吩咐吗？’
“我等你回话呢，你忘了？”
“哦，我还在考虑着呢。”

“国家大事？酝酿这么久啊！”
“你信就信，不信就拉倒！”

“哟，你才来几天这么拽？给你一点阳光就灿烂？真他妈的不识抬举！”冬瓜忿忿地骂着离开。
“等等，你是吃大粪长大的？”崔海燕被激怒。

“怎么着？”冬瓜慢慢回转身形，怒目圆睁，“你他妈的，小子，我告诉你，别说你做过警察我不会修理你，我修理你还没人帮你，包括警官。”

崔海燕突出右手，麻利地锁住冬瓜喉咙顶到墙壁。“狗娘养的，我也警告你，你欺负谁我不管，欺负到老子头上，叫你死得很难堪！”

来十冬瓜左右观望，没有第三者在场，他掂量着魁梧的崔海燕，语气软了下来：“崔海燕，有话好说，别动手啊。”

“没别的事我回房间了。”崔海燕松开手，径自走了。

冬瓜揉着被卡红的脖子，恨恨地望着崔海燕背影，眼睛骨碌骨碌转悠。

崔海燕后面的待遇悄然急转。

崔海燕的学习时间经常莫名延长，面壁思过机会又多了起来。当然，同一个号房的其他新犯也跟着遭殃。遭惩罚的新犯单个面壁的并不少见，每天都有。崔海燕心里明白这是大组长冬瓜忌惮他有背景而采用的冠冕堂皇报复方式，让他抓不到告发的把柄。蹲地功夫是犯人长期练就的特长，而站立功力他在做新警时就已铸成，这些惩罚他都没当回事。以为大组长教训不听话犯人方式就这些时，没料到他会面临着被克扣口粮的严惩。

在社会上，大荤大素的，油水足，饭量小；在号子里，勉强咽下大锅里煮熟得找不到油星的蔬菜，饥肠辘辘的，饭量自然大起来。分饭的犯人故意少给饭菜，一顿两顿，以为分饭难免不均匀，每顿如此，他心底开始升腾怒火。他望着豆腐大的饭团，压抑性子要求分饭的犯人：“太少，添点。”

“你以为块头大就能多吃？定量不定人，你懂吗？”分饭的犯人数落崔海燕。

“你给不给？不给我自己动手了！”崔海燕见对方没反应，伸手夺分饭铲子。

“妈的！你反了不成？”分饭的犯人挥舞饭铲，避开抢夺，指着崔海燕鼻子怒骂。

“崔海燕，你想干吗？给我站一边去！”在不远处冷眼观察的冬瓜率领几个老犯人杀气腾腾地快步走来。



崔海燕见这阵势，赶紧转身走开。

学习空闲，憋了太久的崔海燕上厕所，站在小便池尽情舒畅地放流。他闭眼享受开闸的快感结束，睁开双眼准备收拾裤子，骤然发现身边没有一名方便的犯人，不免纳闷，正待下池，此时，眼前突然一黑，顷刻间，雨点般拳头向他袭击而来。

他忍着疼痛竭力撕扯，那是一个黑色方便袋，腹部受一记重击，他哎哟一声蹲下，撕开除尽方便袋，呼呼啦啦一阵慌乱脚步，厕所里不见一个人影，他疼痛难禁，哼哈起来。半天，没有一名犯人上厕所。他在厕所里艰难地挪回号房，躺到床上。

号长本想阻止随便上床的崔海燕，见其痛苦状，关心询问。

崔海燕摇摇手。“没事，是我肚子疼。”

“哦，那我帮你请匠医去！”号长要出门，与冬瓜撞个正着，“大组长，崔海燕肚子疼，我去请医生。”

“是吗？我瞅瞅。”冬瓜面色凝重地上前，颇有中医望闻问切架势，“崔海燕，哪里不舒服啊？”

“肚子不舒服，并无大碍。”望着猫哭老鼠假慈悲的冬瓜，崔海燕真想朝那一张肥脸狠揍一拳。很显然，在厕所的遭遇是冬瓜精心策划报复的结果，但是，没有人可证明是冬瓜指使。向政府汇报？指望警官为你大费周折调查事情真相，那是在做大头梦！以往父亲的经历告诉他，没有人会相信新犯人。在监狱里，弱肉强食是生存法则。要想出气，只有私下解决。而解决问题办法，那就是拳头，以暴制暴。但眼前还得忍气吞声，装糊涂装孙子。

“有问题赶紧看医生哦！”冬瓜声音是关切的，眼睛却是恶毒的。他在其他新犯恭送下扬长而去。

因为没法出操，教导员亲自过问，也很快知道了事情大致原委。他问崔海燕事情真相。

“水土不服，肚子不舒畅。没有人报复我，更没人打我。”崔海燕坚不吐实。

“希望你明白，在这里，你做任何事都得遵循法纪，否则，对你的改造非常不利！”教导员明白崔海燕不说实情背后将会发生什么，他善意提醒崔海燕。

崔海燕表面敷衍着，暗地考虑如何回报可恶的冬瓜。

没等计划酝酿成熟，教导员通知崔海燕：“接到监狱指示，你们这批新犯分配到服装加工厂。”

2

崔海燕到了服刑新家。

“你带崔海燕到号房。”内勤把档案放下，检查了崔海燕行李后，吩咐一旁侍候的维监组长。

崔海燕提着行李跟在维监组长后头去自己的房间。通过其他犯人之口，崔海燕了解到维监组长绰号“大头”。原来是个包工头，因为黑窑拘禁盘剥童工案发。此君头大不是特点，而是圆得找不到后脑勺，整个像面团捏出的。背后叫大头，当面省略，就叫头，既避讳又尊称。

目前崔海燕还不能享受与老犯人同吃同住待遇，他住的是新犯号房，与他一起的还有其它四名先前分来的新犯，由维监组长大头亲自管理。

安置好新犯床位，大头对崔海燕说：“你是新犯，懂得规矩吧。”

“请组长训示！”

“啊，规矩我一时说不完，这么着吧，你跟着他们学着，不懂问我。”大概是因为崔海燕的干练和恭敬，大头对崔海燕产生了好感，指着其他新犯说道。

“谢谢组长！日后请组长多多关照。”崔海燕鞠躬。



“哈哈，还是你聪明。大家抬着混。”大头一屁股坐下，大有皇帝大赦的派头，“你们都给我坐下，老这么站着我看得眼晕。”

“组长，我给您倒水。”见大头摸茶杯，崔海燕机灵地上前，“哟，没茶汁了，我给您换了。”

“不用了。”大头嘴里客套，眼睛追随着崔海燕麻利的撮茶叶动作。崔海燕将自己一听没开封的杭州龙井亮出来。在入监队，他没舍得拿出来，也没敢拿出来，他不想给那些狱霸给明抢了去。他最嫉恨飞扬跋扈要吃要喝的犯人头头了。他利索地给大头换茶，倒上开水，虔诚地递送到大头面前。“您请！”大头看到满杯的茶叶似乎心疼，“从明天开始，有出工任务到车间，没任务就训练。”

大头有事出去，号子里只剩下新犯。崔海燕把自己的食品拿出来分发给他人。新犯人乐得开怀，都认为新来的崔海燕会做人。于是，对于崔海燕的提问，大家都没保留地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其中一名犯人给崔海燕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名犯人身材如刀削，脚穿四十多号尺码鞋子。

“多少码？”崔海燕看着那双大脚好奇地问道。

“四十五码。外面的人都叫我大脚。”大脚嘿嘿笑着。

大脚今年三十四岁，犯盗窃、拐卖妇女儿童罪被判无期徒刑。崔海燕揶揄地说等你服刑完不是要六七十岁了哦。大脚说是啊，那没办法啊，不过听说能减刑的，改造两年改判有期，再减个五年八年的刑，不用六十岁就能出去了。崔海燕笑笑，说但愿兄弟你改造顺利早获新生。大脚却说，谁知道呢，说不定到六十岁出狱还没准呢。

“你多少年？”大脚问崔海燕。

“比你好不了哪，难兄难弟，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十五年。”崔海燕的心隐隐作痛。

“哦，原来你是大老板啊！”大脚羡慕地打量崔海燕。

“什么大老板，和你一样，剃了光头。”崔海燕自嘲，“生活上缺什么，你尽管对我说，我帮你。”

“谢谢崔老板！”大脚感激地握崔海燕的手。

“我说过，我和你一样是光头，不是老板，你别再叫我老板。”茶歇和菜吃晚饭前，崔海燕他们几个新犯在轻松聊天氛围中度过。开饭时，忙碌的大头终于现身。“开饭了，大家把自己饭盆带上站队跟我走！”到饭厅吃了晚饭，又列队回来，大头一句“休息一下”，大家各自忙自己的，有写信的，有读书的，有蹲厕所的，但活动范围还是在号子里。崔海燕依旧是给大头泡上一杯热茶，等大头回来。等了半晌没见大头回头，于是崔海燕靠近大头，“兄弟，我给你泡壶茶？”大头“哦！”大头写完信，发现原来的白开水杯子里飘溢着浓浓茶香，“谢了，老哥。”

“给谁写信呢？”崔海燕问。

“给我那儿子，他在读初中，成绩不错。”言语中洋溢着幸福。

“你老婆呢？”

“毙了！”大脚淡淡回答。

“啊！老婆也吃了官司？”崔海燕有些吃惊。

可能是看在崔海燕人不错，大脚迟疑一下，介绍了他们一家。大脚夫妻俩贩卖妇女儿童多年，案发后，因为老婆是首犯被执行死刑，而他因为有立功表现被判无期。儿子如今在读初三，生活费由在农村种地的爷爷解决。大脚听了大脚平淡叙述，崔海燕多了一个心眼：大脚与老婆从事贩卖妇女营生，老婆作为首犯被判死刑，作为主犯的他，死罪难免，为逃脱一死，立功是首选，主动去揭发他人犯罪，其揭发对象是谁？是不是就是朝夕相处的老婆？如果是，那么大脚属于那种大难临头拉亲人垫背冷酷无情之辈。对于连亲情都不顾的极度残酷自私小人，崔海燕打心底里都鄙视。鄙夷油然而生，崔海燕多打量了消瘦的大脚一眼。



然而，崔海燕却赞赏道：“儿子有出息是你福分。”

“是啊，没有儿子，我还活得有什么意思呢。可是，他爷爷都老了，农田弄不出几个钱，学费都成问题。”大头忧郁地说。

“你们在聊什么啊。穿戴囚服去看电视！”大头回来对崔海燕和大头命令道。

“组长，我给您泡的茶都凉了，我给您换开水，喝口？”崔海燕殷勤地去拿大头茶杯。

“啊，我喝过了。回来再喝你的茶。”在自己地盘，大头到哪里都有上好的茶等他去消受。

大家纷纷穿戴整理囚服，拿上凳子，自动站列，大头殿后，他们迈着方步进了活动室，在唧唧喳喳的老犯人方阵后面规规矩矩放好凳子，大头威严地喊一声“坐下”，大家齐刷刷地坐端正，收看央视新闻联播。两名值班民警在警务台边聊天，而现场几乎是大头在卖力巡视和维持秩序。新闻联播一结束，大头关掉电视，宣布当晚讨论学习内容——反逃跑教育学习心得。大头宣布散场，一阵叮叮当当提凳子的声音，老犯人们像池塘里群鱼冒头，拎凳子走人。大头瞅一眼值班民警，冲着剩下的五名新犯一声吆喝：“起立！”回到号子，大头正襟危坐组织学习逃跑罪犯悔过自新报告，要求大家谈心得体会。

反逃跑教育，对于崔海燕来说不是陌生的。早在他有记忆时，劳改队上空的警报声时常响起，一旦拉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防空警报不绝于耳。那个年代，犯人逃跑司空见惯。有次，有一犯人逃跑，警报刚拉响，警力刚被派出去，那边又拉警报，说是又发现犯人逃跑；于是，再次抽调警力，父亲同事叫苦不迭。孰料，屋漏偏遭连夜雨，一个小时后，警报第三次拉响，全劳改队瞠目结舌，手足无措。此时再也没几个警力可调派了，连持枪民兵都派出去了，怎么办？农场领导只好把工人调集起来，把管制对象留场人员也派遣上场。任教导员的父亲接连三天没回家，回家时，说：“糟透了，唱了几天空

城计了。”他说他一个大教导员的，这几天干的全是带班民警差使。数天后，先后逃跑的三名犯人悉数抓回，清点派遣人员，发现少了六名留场人员。留场人员简称老场，他们不回来一样被当作逃跑，必须抓他们回头。领导说：“先休整一天，明天再追捕老场。”父亲说这不是最糟的，最糟糕的曾创造了一年之中逃跑犯人九十六人次记录。他们当中有没有受到反逃跑教育？父亲说这项工作常抓不懈，往往是，教育归教育，逃跑的仍将继续跑。其实，有几个不想跑？

轮到崔海燕发言，在力陈逃跑对社会、家庭和自己的危害性后，他慷慨激昂地总结发言：“逃跑是死路一条！”

“还是崔海燕认识深刻，表现积极。”大头非常满意地摇晃他那颗浑圆的脑袋，“你们都学着点。”

学习结束，到了自由活动时间，崔海燕从包里掏出开账登记购买的香烟，拆开抽出一支。“组长，对不住了，就这档次。”

“号子里不准许抽烟的。”大头说着，还是接下香烟。

崔海燕分发香烟给其他犯人后，给大头点上，自己也抽上。“待会儿，睡觉前，我给您泡杯奶粉。”

崔海燕所说的低档次，大概是与他在外面比较了。其实，在监狱里，这是最高档的香烟了，大头抽不起。大头点着那支烟，平静看一眼崔海燕，低头把学习记录本合上，对大头说：“大组长，您看可以吗？”

“行，就放那抽屉里！”大头看也没看一眼那个走形式的本本。

给大头泡好奶粉后，已经是熄灯时分，结束第一天改造任务，崔海燕洗漱之后上床躺下。

然而，崔海燕睡不着，辗转翻覆，索性睁开眼睛望着屋顶。

自由价值多大，崔海燕领悟很透。从小，他懵懂望着身边走过的犯人，感觉不能与家人团圆失去自由的犯人挺可怜的。父亲是一个警察，但比犯人好不了哪，很少能与家人待一起，就连农场外部世界也很少出去。追捕是他们看外面世界的最佳机会，虽然追捕很艰



苦。有句流行语：铁打的牢房，流水的犯人。犯人是暂时失去自由，而监狱民警是几十年与犯人打交道的，只算半个自由人，只有到退休才会终结单一苦闷生活，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当他做警察时，每天与警队其他同事一起玩命，几乎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基于此，他一咬牙，拒绝晋升诱惑，辞职下海。虽然在创业之初，一切重新开始，也相当艰难，但有个自由之身。当事业有成，享受丰厚物质条件，生活质量发生惊人的变化时，他非常庆幸自己走对辞职这一步棋了，对那些还死守原来工作的同事和朋友表示不理解。从被戴上镣铐时，他渴望自由，从被宣判服刑十五年起，他对自由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如何获取自由？服完刑期出狱，似乎是不二的选择。但是，十五年，多么漫长的岁月！即便减刑三年五年的，也需要十来年，这其中艰辛几人挺得过？挺过，四十多岁，人生的大好时光已经在监狱里度过，出来后已经是末日黄昏，意义又何在？

回过头想想自己这一场官司，他当初纯粹出于帮忙分文未取替人开了一张增值税发票，他觉得这官司吃得很窝囊也很冤，他怀疑被人陷害了。至于陷害者是谁，陷害的动机又是什么，他始终没想明白。

一直隐忍不发的是，他一定要提前出狱。他不是单纯追求自由，而是要出去查明事件真相，揪出黑手，还自己一个公道的同时换取自由。

提前活着出狱的通行办法有：减刑、假释、保外就医。

减刑和假释需要在法定服刑年限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前释放，而保外就医则不受服刑期限限制。十五年刑期，蹲两三年没问题，如果蹲十年八年才能出去，他是等不得的。他很想办保外就医。听说现在的政策很紧，仅仅撒钞票不一定能办成保外就医。办保外行不通，那得用非法手段出去——越狱。他对看守所和监狱都很熟悉。在这两个位置，看守所是完全封闭的，高等级戒备，不容易跑出去；而监狱外紧内松，却是最容易的

逃跑场所。在看守所与监狱之间，押送途中也是逃跑选择之一。从看守所出来，眼瞅着武警警觉的眼神和手里武器，他放弃了在押送途中逃跑的念头了。

3

起床铃声突然叫嚣，崔海燕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起，他睡眼惺忪揉了揉眼睛，从上铺爬下来。

“哎，我说你是没睡觉啊，眼睛红得怕人！”大头眼睛挺亮的。后来“嗨嗨！报告组长，第一天不适应，失眠了。”崔海燕也不知道昨夜究竟是几点睡着。

“我提醒你哦，到车间把眼睛放亮点，别被针扎了手啊！”崔海燕赶紧“谢谢组长关怀！”崔海燕用对待政府警官口吻感谢大头。“车间是做什么的啊？”“服装加工，满车间的都是缝纫机，上机操练，扎手的不少人。别让手指扎个窟窿还穿根线啊！”大头带着戏谑口吻调侃。

“第一天就上机？”崔海燕对大头血淋淋的描述似乎有些恐惧。大头不耐烦地命令道。

“是，是。”崔海燕把自己被褥叠得有棱有角后，提上洗漱用具，与其他新犯人一起上公共洗漱间。

然而，洗漱间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根本没他们新来犯人空间。他们怯生生地等待空档。大头提着用具大摇大摆随后跟到，一名犯人见到大头，对身边埋头刷牙的犯人用着公鸭声音说：“我说板牙，你那牙齿用不着刷这么久吧，给头儿让开。”“公公你说什么？”被叫做板牙的正使劲用牙刷捣着大板牙呢，他抬头寻找大头，嘴里发出嗯嗯声，让开位置。大头上去补位。等大头洗完脸，发现崔海燕他



们还在原地站着，他拉住一个要离开的犯人，“老鼠，你给新犯人找空位。”大头去了，老鼠得令为崔海燕几位张罗洗漱位置。

犯人洗漱完毕，崔海燕对老鼠说：“谢谢啊！”

“红口白牙，拿什么谢啊？”老鼠没领情。

吃了早饭，崔海燕准备出工到车间。谁知，大头通知他待命。当接到去民警办公室报到传唤后，崔海燕明白这是要过新犯人教育谈话关。内勤对他说，这是我们分监区指导员。于是，崔海燕接受指导员谈话。

指导员是一个三十不到的小年轻，他与入监队教导员几乎是一个模式一个口吻很快结束对崔海燕的谈话教育。唯一区别是，指导员只字没提崔海燕履历，是指导员疏忽了还是故意避而不提，不得而知。

结束谈话教育不久，大头召集新犯人，崔海燕在内勤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出了二道门进了生产区自家车间。

崔海燕仍是习惯性地站在大门，将车间布局和景象先记入脑中，然后茫然地跟着大头接受车间带班民警分配任务。

大头溜达走了，被留下的崔海燕等几个新犯人站在指点位置，观摩老犯人传授缝纫基本功。

一名提着对讲机领导模样的警察走来，注意上新来的崔海燕。“你，叫什么？”

“报告警官，我叫崔海燕！”崔海燕本能地双腿并立。

崔海燕训练有素，身份意识强，这名警官满意地点头。“你跟我来！”

“教导员，你好！”值班民警礼貌地问候后对着站在门外的崔海燕介绍，“这是我们的教导员。”

“报告教导员，犯人崔海燕等候您的教诲！”崔海燕中气很足。

“进来！”教导员坐下，招呼门外的崔海燕。

几个来回，教导员发现面对的是一个曾经的弟兄和同行，他有

些欣喜地说：“我也是农场出来的，以后有困难可以找我！”

“谢谢教导员关怀！”崔海燕立身致谢。

“好了好了，下次我们之间用不着这些礼数。”教导员对犯人这些规矩有点不耐烦了。

“谢谢！”崔海燕屁股本能要抬起，又落座。面对监狱警察，他没有其他新犯人的恐惧感，这不仅因为他曾经做过公安警察，更源于他生于斯长于斯——他有回家感觉。对于亲切和蔼的教导员，他彻底放松残余的紧张；但是，他还须得在表面上谦卑。因为，别人客气，你别当福气。

教导员出了办公室，与老鼠撞上，他点头示意。

“你还没谢我呢！”老鼠还没忘记向崔海燕索要酬劳。

“哦！”崔海燕从怀里掏出香烟，刚想抽出一支孝敬老鼠，被老鼠一把夺走整包。

“你……”

“我什么啊？这是老子看得起你才接你一包。”老鼠瞪起小眼珠，“不愿意？还给你！”

“别，你拿着吧，我还有呢。”崔海燕继续采取忍让策略。

“什么事啊？”背后传来教导员声音。

“没事的，教导员。您忙！”崔海燕替老鼠打了圆场。

教导员走后，老鼠满意地说：“你小子还行，老子看中你了！”

老鼠这句话唬得崔海燕一愣一愣的，摸不着后脑了：这老鼠究竟是什么角色？维监组长是大头，监房就数大头是老大了。按照以前农场惯例，车间有调度、生产大组长和安全员等重要角色，也算是车间头了，难道老鼠在车间担当某个要职？可是，在监房里，大头吩咐老鼠，瞧老鼠那奴才般表现，不难看出老鼠十有八九是个小鱼小虾角色；而这小鱼小虾也绝非简单的倚老卖老之辈，或许背后有人撑腰，才如此猖狂。他小心翼翼地回答：“谢谢哦！”

老鼠喜滋滋而去，崔海燕回到刚才观摩现场，大头问：“刚才教导员找你了？”